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　參閱

桂文襄公奏議

疏　　　　　　　　　　　　　　　　桂　萼

請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均地均糧

臣惟古之聖王、井地授民、而取之有制、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

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爲也、我
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
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能知、遂至經理失宜、
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啓 皇上憂勞小民
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
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來、周游三縣、與百姓同
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恒、而取民之
制并不復修、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爲民父母也、切
嘗攷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二三、遠近之民、

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

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鑿空言之也惟

聖明擇焉

係陳民事而三任縣令善政無不[illegible][illegible]此

亦妙十自托言精于致主之術

一曰分豁災傷田租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為之分豁也但為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廒支運以補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

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 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粮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該管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鈔錢。并南方各省所餘鈌官支俸之銀。或別作匯處。如 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

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便水次有厰去處、趁幾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迫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歲歲征討、年年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

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碍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于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如此。臣曰。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煩連無告之窮民耳。故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分豁該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五月。亦處置官銀七百餘兩。後治成安里甲官銀。盡爲除豁。致逃民歸農。不下數千。即閭里

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之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肯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

樂歸原籍。而勸趍農桑之事矣。此分斋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旣爲除斋。則天下之民。皆力本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强矣。兵旣强。則不患於邉境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之道也。若不逹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期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粮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直隷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陜等

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定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爲糧謂之官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辯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則在

大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絜矩之道遍於天下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節該奏行田粮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已行屢年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于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非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非各郡皆有官豪之

家田之故也。所以田之者。非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屯民分粮。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粮。不肯爲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貪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可也、

修省十二事疏　修省

節奉　勑諭比年灾異屢見。欲求弭除之方。臣連日會議、　皇上繼統中興。懇懇以愛民爲務。第　恩詔

每下有司不肯將行在內或壅蔽不以上聞在外或廢格不以下布是徒有堯舜之君在上而百官不以堯舜之心爲心也茲者天下州縣逃亡載路盜賊滿山夷狄憑陵儲蓄罄竭臣等瘝曠罪無所逃此上天所以爲震怒而災變所以屢作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天下之民凡有赴訴於臣等必曰何不體我皇上之心是皇上之心卽上帝之心無疑矣然則今日欲修省以回天意豈待外求亦惟體皇上此心施之政事而已今將各衙

門會議條件開列事理是非時勢緩急明白上請伏
乞　聖裁
計開
一大工雜役臣等會議得自昔中興之君承天下疲
敝之後必有大省興作而後小民始安茲繼修理乾
清宮之後又有仁壽宮之建小民勞困甚矣然業已
舉行但任事之人會計無藝不可不察聞見令採木
已到水次者云已足用合無聽派木商沿途順帶免
其抽稅而盡放天下運木丁夫歸農見今措辦夫價

即准轉作各該州縣里甲官銀、其又科辦大木價銀皆數倍之外、取於民者、即可特　勅免徵、已收到銀、亦要清查實數收部、以備買辦、凡百物顏料、差官造辦者、俱各遣還、與民休息、待三號等項木植到齊、一切物料、俱就京招商和買、計料完足、而後為之、所以大蘇民困、以為　昭聖皇太后祈天永命於萬萬年者也、至于　顯陵之造、誠不可緩、其任事之臣、會計無藝、亦不可不察、蓋木料已經題准截留、見採過上中二號等木、其餘應買不過磚石顏料等類、所用止、

須十餘萬足矣。而云六十萬兩。則所費不盡歸於修
陵可知矣。武漢黃德荆岳等府。所轄州縣。不下五十
餘處。每州派夫一千者有之。五六百者有之。合力幷
典。亦至三萬有餘矣。安陸一州。監修官之所居。供億
之所出。夫役之所聚。柴米騰貴。必不可言。而不見優
恤。訪得亦派夫一千有零。可無念乎。且炎暑時月。萬
夫並集。涼棲水飲。亦合更休。合無於别部選一善於
會計主事齎　勑前往。會同督工官估計謙處。其舊
奏帶陰陽家人有誣揑生事者。不得留用。則大工易

集、而所以省費安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他如王府儀仗、原無修補之例、正德年間各府承奉等官撥置親王、非法奏准、以致科擾軍民、天下咸怨、相應禁止、又如江西修蓋真人府第、該差太監等官、合無行取回京、又如敎坊司之樂器、承應之冠服、或並爲停免或差官一員立法清查、使不得浪費、則歲省料價、亦不貲矣、及通行天下府州縣一切無用之費、痛行減免不急。之物、速爲停止、其供應必不可缺、量去其半、要見減除何物、停止何工、開報各撫按官查考、節流

塞源。指上益下。此今日之急務也。

一順夷情。臣會議得邇者廣西有田州之征。川貴有芒部之役。老師費財。生民已不勝苦。今四川又有播凱之事。鎮巡累次勘處。分撥分隸之議。實士人彼此情願。雲南安銓之變。由流官之激。鳳朝文之變。由襲替之爭。而畢節各處。亦相繼以變告矣。大略雲貴川廣夷人。互相覬望。朝廷舉動當否。係數省之安危。可不慎乎。若因其勢。收其心。而能中彼肯綮。則地方自可不煩兵而定者。必欲力以勝之。竊恐民困征求。

必將展轉無聊。或見今之惡未除。而意外之虞又作在唐田俊朱滔之役。足為明鑒。合無仰惟　皇上覷華夷一體之心。惟法治古之修德。深懲末世之窮兵不必專主一說。在兩廣者。委任新建伯王守仁。使之開誠心號召土民。而親詢其所願。若用流官。不必拘資格。但務擇人而重委任之。若用土官。或因功大小。思田之事王新建委之土司不改土為流亦彷彿文淵之意也分為數州。或全付一人。仍府之舊。但期常久安寧。夷夏兩便。其在四川播凱者。催促鎮巡。作速果斷。衆說紛紜不一。但當求人情之同。然如見今兩廣之處。在

雲南則安銓鳳朝文罪惡已深，決難輕貸，然以夷攻夷，習稱良法，並令尚書伍文定明白示諭，有能除安銓鳳朝文一起兇惡渠魁，而以一府歸順者，即以一府畀之，有能除一州之害，而以一州來降者，即以一州授之，有能除一村之害，而以一村來歸者，即以一村與之，小者授長官等號，大者授知府等職，使世守其地，各該提督等官，俱要盡心體　朝廷好生之德懇切布告，使彼知　朝廷所以不宥岑猛安銓鳳朝文者，以其貪淫暴虐，賊殺爾土人，搶刼爾鄉封，　朝

廷爲天地夷夏之主不得已而興師動衆止是爲主人雪讐然主人近亦拒敵天兵者實畏彼兇威事非得已非爾罪也首惡旣誅之後必使爾等各得所安一應事務俱順爾夷人之心寸土尺帛　朝廷無所利焉如此而天不助順夷不歸心無是理也但慮爲將領者或意在貪功或有所畏忌心不誠令不信則不足以感人心而安地方也又照浙江先年倭夷之變由寧波人宋素卿與夷使搆隙相殺所致今宋素卿及經該地方官各治罪有差但彼時指揮袁璡等

被夷人內去彼國造下夷人百餘名亦見在紹興府各處羈住支費日繁民力不堪夷貨若干見貯官庫近雖准行文彼國問罪處置并行浙江鎮巡將夷貨違禁者解京其餘變賣及造船送前項夷人還國至今未見下落況前項夷貨未貢即有變故若仰解京變賣恐於國體未安合無行令浙江鎮巡官作急造船將見在夷貨照價貯庫盡行開具數目公文付與應還夷人仍與發過海飯米等項令見在京琉球夷人帶回本國仍查照原奏行文順賚國王將前項惡

逆之人盡行處置前項貨物何項入貢係解京之數何項貿易係應還之數行送回浙撫袞進令彼將前項條內一一明白照數開報文移以憑施行待有差來謝罪或進貢之人方將夾貨入貢者解京貿易者給還仍行該衙門着令琉球夷用心順帶并使行琉球國王知會差人轉送毋令失所乃重國體而信遠夷之一道也

一通鹽法庶會議得淮鹽二三歲來日益消乏議者多曰官鹽阻滯私鹽盛行夫官鹽果阻滯歟若鹽引

不行。而嘉靖六年以前。何無引不盡。而買窩者肯增價乎私鹽果盛行歟。宜鹽之賤也。何去冬鹽一斤至值銀六七分乎。臣等實考而知其源矣。蓋淮鹽每歲以七十二萬引爲額。而水鄉免徵在焉。數省生民日繁。宜不足用。先年藩國請求。勢豪夾帶。歲不知幾百萬雖 孝廟未免也。至正德而濫極矣。我 皇上中興。法令嚴明。請求夾帶之私。已絕。雖客商私鹽不能盡斷。數亦不多。宜乎鹽價之日貴也。竈戶餘力。煎出餘鹽。亦置之無用。深爲可惜。合無請 命漕運大臣

兼理鹽政竈戶正額之外。前有餘鹽聽令報官變賣量徵十之二三。一可以救貧竈。一可以平鹽價。其餘鹽所賣之價。分解淮安徐州濟寧臨淸德滄天津等處有收之年。糴買雜粮收貯官倉。若江南荒歉米貴量收折銀。却將各倉所貯之粮。轉搬入京。以足四百萬之數。各處折銀。通解漕運大臣。分發各處以爲糴本收成之處歲歲和買荒歉之處時時折銀輕重相權遠近相濟本末兼資通融會計。不泥陳跡。不三五年。國賦必多。而漕運之困亦甦。鹽法大通。而貧竈之

此即劉士安之法當酌其宜而用之可以無害于民而有益于國

之弊永絕矣。

一免解瓶酒以省煩勞。臣會議得南京歲造瓶酒。雖係舊規。但法久弊生。虛費錢糧無補 國用。兼以水陸運載。附搭私貨。動擾軍民。殊不堪命。節經言官及大臣定議改造。未蒙俞允者。重更張也。即今地方災傷。消河阻滯。勞費尤倍。合無准改光祿寺依法辦造。則歲額不虧。而快船夫甲行糧。及沿途遞來夫役廩糈。俱得省免。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均寄養馬以優畿甸。臣會議得順天保定河間三

府寄養馬匹以備緩急近年以來地方災傷民受養馬之累十分不堪蓋所屬州縣地多者莫不託爲優免人戶以逃避也夫人不偏優則戶不偏累況 國家優免之制止是雜差凡寄養馬者地土糧差已免其半而不養馬可復不徵其稅乎此誠不通之論不平之政也查得嘉靖五年以前此法尚未輕變至六年各縣逃差姦民捏奏 命下該部知道即用強不由官司張主盡推養馬於無力不肯投托勢要之家者而寄養之法大壞矣當昔昌平知州固執不從脈

假他事凌辱州縣遂莫敢誰何而畿甸之民騷然矣合無勅令改正惟不堪充軍之馬准歲一揀賣以休息之

一收壯勇以廣將才臣嘗謙得先王之盛以聘射之禮收天下之勇敢有力者故用於禮文則禮盛而不費用於戰勝則功成而不競勇敢强有力之人貴於天下如此近世考較文藝之外更無別途此民間豪傑所以閒起非惟不得其用而往往為害者有之臣等以為莫若即此收之既獲將材又足弭盜策之上

也。合無　勑下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以爲民壯。其良民不願者不強。既選在官。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名。量加優異。使之自重。凡拿賊積勞。量授職事以旌賞。它時大將亦從此出。如或犯罪。即發遣邊衛以立功。不過因民壯之工食易濫官之管事。即足以養此輩而榮其身矣。在京者。補伍團操。一體提督。在外則着各州縣選委佐二一員提督。所部分巡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監臨

之。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眞才出用。而能爲　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一矜恤高牆庶人。臣會議得鳳陽高牆庶人有祖父得罪於數十年之前。而子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死而妻妾未蒙釋放者。恐非罪人不孥之意。先年寬詔欲行查放。彼時撫按等官。不能奉行。以原犯卷案。不在本處爲詞。其事遂寢。合無　勑下該部。行令撫按將高牆見監男婦。盡數查出。仍弔各犯原卷案。分別輕重等第。但有前項情可釋放者。具由奏　請。發還

各該府收管既免其淹禁之苦以仁族亦減其供給之半以恤民於感召和氣實一道也

一謹巡捕之職重贓官之法臣會議得捕盜一事國家甚重設民職於各府州縣者所賴以聯屬保甲以安輯地方設軍職於京城及在外各衛所者所賴以追勦捕捉以防衛地方近民官多羅織平民以獲盜計功軍職多妄報首級以殺掠爲尚本以化盜從良者今反以激良爲盜殊乖　國家建官之意合無通行撫按衙門嚴加究治領兵官須約己率下申嚴紀

律所過之處不得秋毫有犯擒斬有名剿賊衆跡明白方許報功違者以故殺抵命其民職有縱容積年捕人公行羅織以疑似執民不肯開豁者拿問革職致死者以故殺罪之如原報賊情有虧枉者就與分豁如此則地方得以寧謐而不致激民為盜矣又照內外犯贓官員所以累經罷黜而不畏者以所犯非枉法贓雖盜千百貫而罪止充徒故也夫犯重罪枉法減輕贓僅滿貫即得充軍其各司及府州縣官於所治之民或為人誣告人命或為人誣攀為盜明知

其寃乃加嚴刑逼取財物方免以致賣人妻孥破人庄産而不顧其視强盜以兵刃刼人而取財者實異事同情也顧罪止充徒人豈畏之哉合無定爲事例凡各司府州縣官有犯前項强索無罪人財物至値銀五十兩以上者問發邊遠充軍如詹事府少詹事霍韜之論則法行而貪官始畏矣

一重守令之選夫媢嫉之人臣會議得天下州縣正官於民最親今選途太濫各處有缺率多挨資除補此所以不得實效而小民之困不可救也合無今後

吏部凡遇州縣正官有缺許不拘資次但聽選者俱得從公揀用庶守令得慎簡而小民始可安矣又照六部九卿衙門及在外布按二司各建長以統治設屬以分理屬官雖毗事得專達者所以通壅蔽總謀也乃者各衙門屬吏或不關白長官有所論列為之長者輙加意裁抑必使之垂頭喪氣不復敢建一事而後已又有一等巡按御史於親民正官責其過州縣相見及經年累月供其差委或自欲立事以至少拂其意則凌辱加之前後相承以為綱紀蓋不惟

不恥已不若人而又娼嫉人之勝已此平天下者所不欲與同中國秦誓所謂邦之杌隉由一人者也合無自今禁革六部九卿各衙門有妬忌屬官修舉政事者及兩京各布按司上司官有將屬别詞訟差委州縣正官致曠本地方職事及該管本府以時節小事責州縣正官不叅謁亦因而媢嫉之者勑吏部科道等官專一查訪指劾重譴則正官不致曠職蔽賢者無所容人人思為朝廷立事矣

密論四事

放宫人止織造罷鎮守却府獻

臣已會六部九卿議擬民便事理於本月二十四日具題外但中間頗有事屬忌諱多官每槩不肯明言者臣察知之即不究竟其說謹列為四事密奏伏乞皇上採擇特勑內閣示以此四事必非外臣所能言

文襄此節詳于不辭之戒

特令傳示施行務見出自 聖衷則上下交應而天人協和晷刻可致矣謹具奏聞

計開

一放宮人臣聞漢人有言宋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陰陽否隔嘉氣不興其驗有如此

者今 皇上齊聖清明聲色不邇而後宮女御方諸古制猶爲太盛願擇賢者 勑留數十人餘悉出之使各有歸則內外無怨曠而天地之和應矣

一止織造臣聞堯舜繪衣綉裳以治天下故三辰旂旗以昭其明火龍黼黻以昭其文所以嚴等威象有德徃者 皇上臨御之初章服未備遣官織造固以致辨名物共用事祖述堯舜而已一時大臣嬌抗自便願欲中止其不知禮亦甚矣今乘輿服御略已盡制斯役罷止諒惟厥時伏願特 命輔臣準古者大

規捐服之典。不待工部復題科道之言。而先行之。則出于常情萬萬矣

張文忠于此事亦不爲吾言所以鎮守亦

一罷鎮守臣。開唐虞三代之制。四海九州。建牧置監

從而內外無閒君臣交。有此美文襄密奏有用也

而已。今天下各省撫按之外。遺內臣鎮守。事權渙散。政出多門。剝民爲害。不可勝計。雖其間時有安靜賢者。而附勢聚斂亦繁有徒。終不若無之爲愈。伏望

皇上斷然復 太祖舊制。除百數十年弊習。罷還鎮守。不更差遣。使天下黎元咸得樂業。則雖有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實爲慶幸。

一切禎瑞皆由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今休異並臻臣（惟由上令日吉為祥常先吉兆先見端矣）固以為祥應　聖德而咎在臣等矣　皇上謙恭自居乃不以祥瑞為喜顧以災異為憂臣謂此即春秋書異不書祥之盛意也願更推明　德音布詔天下自今雖有嘉符景貺勿得上獻惟一切災祲許直言以聞則讒諂面諛之人不至而讜評諷諭之詞無自而生矣

論田寧事宜　撫虞上官

臣昨於推術田寧府知府之後復詳兵部咨文見新

建伯王守仁處置田州事宜內稱已委化州知州林
寛在於地方經理府治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
久於其職其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
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忻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
有益地方決知不少蓋土目之與林寛既已相安此
時必日夜望有　成命也及請命于朝乃更選新官
不用王守仁所議是王守仁以輕易　請而　朝廷
反以重且難者應之大失守仁處此之深意矣臣昨
即謀於內閣以爲守仁處此於林寛之爲知府岑邦

祐之爲知州主目之爲巡檢。皆先輕易視之而姑試之吏目。試之以試巡檢內嚴 朝廷尊大之勢。外繫土人求望之心。馴之使不驚。乃所以見今日知府之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者也。合具題請再下本部暫依守仁所議。即陞知州林寬爲田寧府同知。署掌本府印信。三年之後果實心効勞地方寧靖。即將林寬陞授知府。責之久任。則事體歸一。且與日萬一復有難處之事。亦易於更改。而守仁不能追其責矣。內閣咸有難色。止曰命已下。幸勿再勞

聖聽臣亦誠恐　皇上責臣更改故不敢執奏但預救此誤不可不以聞也夫王守仁在兩廣所處事宜一用臣請起用之疏撫綏人民保固封守而已蓋此法誠心行之必收實效但一過而去則是守仁或以詐撫土夷或以詐聽亦自懼其不能持久此又不可以不察也今又聞御史馬津亦復論薦是皆急於守仁去任討也伏乞　皇上特令內閣弗許守仁離任責以撫處三年則兩廣之事大事大定而所設之官

文襄也文成欲使之久于其任以緝睦安南而文成

可以一聽其自爲此委任責成自古任用才人使不

得為欺罔之道也

論免租及山西賊情疏　　捐租捕盜

伏承　聖諭免賦稅以寬天下事待禮部年例類奏災異章上議下施行　聖明之見出于尋常萬萬矣臣今日見各官亦皆以災傷重大欲禮部及早奏請下會議臣謂方獻夫曰　皇上憂勞小民旦夕甚切今徵收田租法以十月開倉備　皇上有浩蕩之

從來捐租以蠲明年者為實事以減今歲者多虛文

恩安及九月十五日以前則民受實惠少遲之則成

未催徵以前○此語最明下手處也

虛應故事所謂黃紙蠲而白帖已先催者也伏願

皇上於禮部奏上之日即時特　諭內閣令戶部責令管倉尚書。即時報見在京通倉庫米銀除數嘉靖八年支給之外。還數若干年分。即以其餘斟酌行之以爲蠲免起運分數。其不免之數俱暫准各處一年。存留以少助各王府之祿米。各軍士之月糧則不測之恩。一旦從天而降。四海歡聲。爲之動地矣。但此事係　皇上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必一一出於特旨。然後可以收福威之權。故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叮嚀于　祖訓。以速行爲主。大臣不得一毫干與

以分其權者也　聖諭又云山西賊情當作何處臣已備訪其初止陳卿父子二人畏辠不出安令該州知州緝而捕之者知州不職以推二司二司不職以推巡撫巡撫都御史不學無識輕躁妄動遂請用兵而本兵者又不知事體遂　請命將出征廣召客兵大費粮餉大殘生靈而不顧恤此所以議論不一而平定無期也臣以為雖有　成命令其進兵然任人不專為謀未定且州郡有司既先前失事而巡撫布按又各不同心況四散之兵消息不通先聲大揚脅

從詭固適所以與之以必死之形勢此自古兵家之所忌者也合無待兵部覆給事中周祚等本到即特旨云師克在和都御史已與守巡官各不同心而該州知州徐官又已累失事機還着吏部即推深知山西事情慎密能斷者一人量帶憲職以代之別擇有才力知州更換見任澤潞二州之官罷遣客兵以節財費以安被害地方之民聽其調用鄉兵漸逼巢穴仍斬許便宜行事不得遙制則地方平定有期而意外之虞可免若不出此費財傷民將有言之可為痛

心者、臣實不敢隱忍不預言也。皇上若以臣言可
采、更乞特傳聖意、戒令今後腹裏地方、一切盜賊、
再不許輕擬動調官兵、開報首級、止行有司緝捕、一
一復祖宗舊制、祇令巡撫衙門、戒其只一意以存
恤被害地方爲務、各守封疆、以安閭里、不得生事貪
功、今見在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可特勑獎勵、就令
以本爵鎮守兩廣、差去雲貴都御史伍文定便可取
回別用、臣於謙擬改用事理、具在別封、隨祖訓一
條別錄上呈、

請革首功

革首功

臣周遊都邑間關離亂之鄉歷試戰功了無實事始信孟軻氏之說當爲萬世武經而孫吳之談不足錄也茲謹以今日論首級一事當最先改正者爲皇上盡言之夫古者命將討不庭師還奏凱取其魁首以爲大戮而已自秦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歷代相承以爲故事而民用死於非命數千年矣我

祖宗此法爲萬古不易既不致殺良冒賞又使將帥功罪得以分明

祖宗斷用古制惟非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內地則功重賞輕以爲中國平民難辨眞僞所以特愼

之也至正德年間流賊四起大臣不知民情乃引不常事例請以首功行之內地於是殘忍將卒得以大殺平民遂致賊黨易成脅從難散兵連禍結而無解脫之期天下仁人君子深切恨之二十有餘年矣蓋兵以止殺非以殺人爲事也故周書稱武王伐商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孟軻氏謂不足信而直抵善戰者服上刑以不嗜殺人者爲可王今立法凡斬首若干賞若干陞若干是止殺之兵皆無所用而所用盡殺人以逞者也且首功之令果何用哉苟得勇敢有力

四論首功而及綱紀之失此成少保行

器用之雖徒手可數數人爲不記類級故也若驗類級則一人右執戟左提敵首不過一代再代不得不止耳況戰勝之後强者奪功富者買級又有爭功之訟乎臣願　皇上原武之義廣仁之術　明詔本兵自今以後卒由　祖宗舊制之常除發夷內侵種類別而首級易辨者姑不必更張外其餘征討內地流賊則當一切罷紀首級之官而特專閫帥之任仍勅諸將自今奉辭致討有成陣而降不戮一人者論功行賞待以不次克敵殺人不濫者賞之克敵殺人

濫者有賞有罰。則雖未敢遽語仁義之兵。而老成持重。先計後戰。如古吳苟趙充國曹彬其人者。不可謂可復出。而上古帝王神武不殺之道。不可謂不當今日而復見也。惟 聖明留神采納。

論宜大二鎮疏　足邊儲審地形

臣聞忠智之士。防未然之患於數十年前。非假術數小技。在審勢見機而已。今天下未形之禍。在宜大二鎮。蓋二鎮去京師不數百里。地據要害。兵號精強。所恃以扼北虜之吭者也。數十年來。邊虞不收五穀。而

收折銀半爲債帥之侵漁半係凶年之減價軍士所得已不足供給甚或會計不周幷所謂折銀者亦不能給軍士傷心久矣而正德間中原盜起又賴此輩入而平之使得縱橫河南北山東西又留京邑出入禁闥有年則見中土之富貴安佚不啻數百倍而又習知中土武備廢弛人民脆弱則以積怨之人據要害之處能保其不生事乎禍之將萌機必先露如五藏受病症必外見故江彬方動反謀於三年之前而大同即戕撫臣於三年之後既又以李某遣而驕之

胡某往而激之。撫勦兩乖。威德並失。乃近日滿水崖世忠時。處置。大同軍變。事亦未能盡法。故其後變事數起馬營又告變矣。如此而不早圖。可言智乎。臣以爲今日之計有二。當不俟終日而卽行者也。一曰足邊儲以收未叛之心。二曰審地形以調輕重之勢。所謂足邊儲者。先行兩地巡撫會計二鎭兵馬歲用實費若干。半歲本色。其數若干。半歲折銀。其數若干。及査各處解到之數若干。尚欠若干。行戶部補足。然年有豐歉。價有低昂。則各處解運之數可常。而戶部補足之數不可畫一。凡此又當通融斟處。必足以備主兵一

歲之用而後可也。此外又當發銀每鎮各二十萬兩。趁賤糴買糧料草束。尊備客兵之用。每用過五萬兩以上。即如數解補。必使毋虧二十萬之額可也。今之弊。戶部解銀各邊。歲有定數。謂之年例。而主兵之足否不問也。值本地有年。可以糴粮。則苦於無銀。及本地有事。雖不吝高價。又無糧可糴。每損三倍之利。不得一倍實用。甚則行空運之下策。費數石運一石而不暇恤。是三邊士卒。日枵腹以防不虞。何以收其叛渙之心乎。所謂審地形者。大同之左。則榆林。榆林之

邊儲既足。而軍威振。則大同知所畏矣。宣府之右。則遼東。遼東之邊儲足而軍威振。則宣府知所畏矣。此犄角之勢以不治治之之法也此四鎮者京師之羽翼爪牙外可以捍夷狄。內可以威奸宄。四鎮忠順。則京師安。而天下安矣。然制禦在得策。而擇將在得人。

是特大同數叛故欲强左右臂以制之

今榆林遼東宣府之巡撫似得人矣惟大同恭某年勞已深。勢當更易。但某入鎮之時。正值危疑之際。既示寬大以安衆心則姑息有餘風力不足一旦易寬以猛處之實難似當待經畫既定之後特遣深謀有

定力如李承勛者。特往巡視。先補其糧餉以施恩。後振其綱紀以示威。自巡撫以下。聽其易置之權。而蔡莱因以更動。則四鎮主將一新。而隱然長城不在山川甲兵。而在　皇上掌握中矣。夫儒者論兵。必本仁信而貴先謀。伏乞深信而必行之。但凡此皆當自出皇上特肯者忌言語泄也爲着事功之累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宋徵輿轅文　參閱

桂文襄公奏疏

疏　　　　　　　　　桂　萼

進哈密事宜疏

　　　　哈密事宜

近朝議哈密事、紛紛不一、志事功者主於興復、憫民命者煩議棄絕、此皆不通時勢、而膠於一偏之見者

也臣因以平日所聞參互考證而得其說敢以質之
前在陝西實心經理其事者莫不以為所訪其中事
情并處置之宜款款切實今輒開列如類備照冊子
式様隨此進呈以備 聖覽葢恐兵部復本與百官
建議之言多失事實并繁文太多其番語又不易通
曉故敢不憚煩瀆 計開 吐魯番夷情 一回夷
疆土東至哈密界六百里西至曲先有七百里南北
相去約有百里北山後為瓦剌達子南山後為番子
大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每堡一頭目掌管速檀滿

速兒居一土城。週圍約有二百里。南北土門二座。城北墻有高土臺一箇、闊數丈、名曰土剌、速檀王子居於其上、臺上有吊橋、夜則懸之、城郭內外俱有居人烟火樹木宛如中國、

一回夷部落、其部下男女約有一萬餘人、除老弱、其餘可以上馬挽弓者、止六七千人。秋冬居城堡。春夏隨水草孳牧、或各山川種田、或打圍射獵、速檀亦不時出獵、其妻皆隨之、

一回夷兵馬、其將侵犯中國、預先糾集人馬、差頭目數人分投於各族抽取、如父子兄弟有十餘人者。抽取四

五丁。有六七人者。抽取三四丁。有三五人者。抽取一二丁。各夷亦有生理戀妻子不肯隨之強逼然後肯行每一與兵。必得四五箇月。然後人馬得齊。雖催促至緊。亦得兩三箇月。速檀王子賞以布帛粟米殺牛羊犒勞。後然齊心而來。

一回夷謀畧。其將欲發兵之時。先聚集各頭目。到於速檀王子宅上有小房一座。上席鋪紅氊毯傍鋪白氊。王子坐於上。諸頭目傍坐。凡小回子有識見者亦許下坐互相辯難王子曰。假如漢人這等擺陣。這等行兵。却如何禦他。衆論紛

（違宋時女直用兵其法如此）

緃取其長者用之。凡事皆有成筭。然後行。謀定之後斷然行之。至死亦不改易。

一回夷戰陣。凡回夷將戰之時。有金鼓旗幟行列部伍。其陣森嚴整齊。穿長甲至膝。左手懸鐵牌一面。下馬步戰。能用弓刀。自朝至夕並戰一日不退非如北虜三兩衝即退也

一回夷羽翼。其山北為尾剌達子。部落約有十萬。其性比宜大達子稍和緩。自來與中國不通貢。亦不犯邊近來貧困。亦稍有入侵意。而比曾欲犯順。輒便糾合以助聲勢。尾剌之貧窮無賴。多隨之搶擄人口財物

尾剌得者屬尾剌回子得者屬回子及騾沙瓜州屬番爲前鋒是以一舉動便有萬人其實皆烏合之衆一回夷情狀夷性最淫最貪凡入貢或作買賣專爲得利行動必帶妻子其入貢妻子俱寄放肅州其言多變詐十句無一二句可信者其需於中國者曰茶曰大黃曰磠砂此三物吐魯番用之不甚急但以西彼中國之所以制番者亦在此與番諸國非磠無以醫毒虺非大黃則人馬大便不通非茶則鬱悶不解吐魯番得此欲轉貨各國以取重利諸國欲通貢其所需亦在此也吐魯番當諸夷之

要衝。諸夷欲入貢作買賣者。必假道於此。別無道路。而諸國亦畏吐魯番之强。 一回夷風俗。有爲盜一次。責令賠償。二次割手一隻。三次打死。有打死人者。如告王强盛。則將兇犯竟自拿獲打死抵命。如力不能勝者。則告王子處。差頭目拿來打死。其爭鬬及犯姦者告滿剌處責治。凡婚姻父母令女出外自擇其所欲者納之。夫婦不相得。女得以休男。男不得以休妻。而有五穀蔬菜果品。但味不如中國嘉耳。凡女子十一二歲者。皆從滿剌讀書寫夷字。只禮拜天地。不信

佛教。一回夷戚屬速檀王子有三妻置之三處每妻有二使女爲妾每妻處住三日周而復始如在此處則飲食衣服俱在此處管待有兄弟五人同母弟名巴巴叉異母弟一名真帖木兒一名恐帖木兒二人俱不得所僅能度日惟巴巴叉强盛居叉力失城在吐魯番城之西約有四五百里其部下約有一二千人與速檀王子不和時常領人馬來擾害王子無奈曲意恐之往往厚贈而去王子有子尚幼如王子故則巴巴叉必圖爲王

一哈密國王興廢始末永樂

年封元之遺孽為忠順王、居哈密為中國藩籬、凡諸番進貢者、皆由哈密通進、後故、其子孛羅帖木兒復立、後絕嗣、乃立孛羅之甥罕慎為王。回夷以為非貴族、何以為王。誘而殺之。又有安定王。與忠順王同宗。封曲先衛為王。其子孫陝巴公直有力量。又係貴族。取立為王。後故立其子速檀拜牙即。其人遙亂無度。眾心不服。今被吐魯番搶去。再無可立為王者。如立一別類。則眾心以為非貴族。斷不附之。安定之後。雖有一孫名汪占爾加。其人甚懦弱無知。部下尚有番

子五六十人。亦不能約束。每向部下諸番乞食。其狼狽至此。

一哈密羽翼輔佐忠順王有三種夷人。一種回回。元係吐魯番族類。名爲佐忠順王。其實與吐魯同心。一種畏兀。一種哈剌灰。俱係番達。前時部落繁盛。有一二千人。自擺牙郎爲國之後。回回遂與吐魯合謀戕據哈密城。畏兀哈剌灰二種。俱逬來肅州。見在東關廂。及各山散住。部落十散七八。止有五六百人。且貧弱不勇。罕東赤斤等衛番達。各住居沙州瓜州苦峪扇馬城回回墓等地方。前時甚富庶。賴爲

中國藩籬。近因吐魯番劫殺搶掠。部落亦各散亡。貧困不能自存。每吐魯番入犯。驅之為先鋒。彼其實不忍負中國也。近日吐魯番消息。亦多賴其傳報。 一閉關絕貢利害。所謂閉關絕貢者。是因回夷之犯順。而吾以威攝之也。必須修我之邊備。使倉廩充實。士馬精強。城堡完固。而將士日夜淬礪以待之。如回夷果能悔過輸誠而求貢。然後容其入關。如其桀驁侵犯。則仗義征勦。使之痛遭挫衂而歸。如此則閉關彼以為威開關彼以為恩而後邊境寧謐。今日之事。一閉關絕

貢之後。邊備之事。置之不問。今閉關絕貢已數年矣。倉廪空虚猶昔也。士馬寡弱猶昔也。城堡頹壞猶昔也。內治狼狽如此。故冋夷之求和未必誠也。而鎮巡不敢深拒。恐其侵掠地方。稍不得利。即率烏合之衆。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必獲大利而歸。昔年之事可鑒也。蓋由我邊備不修。閉關彼不以爲威。而開關彼亦不以爲惠。故今日之事。不在於關門之閉與不閉。惟在於內治之修與不修也。于今哈密雖棄。復而甘肅邊鎮亦未見多事故知文襄之策爲當

一哈密之取舍緩急。今哈密之地。必欲興復。其勢有五不可。城池頹壞

地土荒蕪。農器子種不備。輒難修理。一不可也。忠順安定二王之後。俱無可立之人。欲立他族。則衆心不服。罕愼之事可鑒。二不可也。三種夷人同回回。不與我同心。畏兀哈剌灰。又微弱不可恃。况住居肅州日久。有戀土之意。必欲驅之復入哈密。是置之必死之地。且失其心。三不可也。甘肅之地已爲窮邊。近來又荒歉。在官倉廩空虛。在民十室九空。甘肅西路雖新設遊擊三千人。馬號爲三千。其實不滿二千。俱各衛新選之人。其勢不足以懾吐魯而護庇哈密。四不可也。

縱使強勉興復隨復隨敗徒勞中國且傷國威益資吐魯之利五不可也勢雖不可興復亦不可廢棄一則祖宗所立之疆土不當棄一則指以恢復爲名以羈縻夷心彼以爲漢人必不舍此地常以爲奇貨誘我如棄而不講彼以爲我不以哈密爲輕重必啓其侵謀肅州之心大爲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復而亦不可棄也　甘肅邊事　一地方疲敝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五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達子南爲

番子。雖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棄之。恐達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專靠水利。近來水利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搶殺數次。客兵主兵。不時往劄。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一糧儲空虛。邊軍全賴屯田子粒。近因地土無收。拖欠甚多。又陝西民運

之糧，改為輕齎銀兩，而主客官軍，不時費用，以致倉廩空虛。各衛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為月米十二石，止得實米五六石，其餘每月支銀米錢。且如薊州一錢白銀，止買米三升，支銀米錢，纔買米二斗一升，軍士烏得不貧。

一兵馬寡弱。各衛人馬，以貧困之故，身無完衣，腹無飽食，馬匹瘦損，不堪馳逐，器械朽鈍，不堪擊刺。近年以來，夷虜刼殺，及逃亡事故，名為一萬者，不滿三五千，名為三千者，不滿一二千。其各墩臺哨守之人，有經年不得更換者，有一身應二三役者。

有二三歲小兒報名納糈者單丁烏得而不寡弱、一興修先務臣竊考之昔漢趙充國備邊首稱屯田積穀誠萬世之至言也故爲今日計惟在安靜以養兵民羈縻以緩他變則興復之道耳若閉關絕之則急迫無漸其勢必合力以爲害若出兵加之則輕率損威彼必驅我瓜沙之民以爲前鋒使我自殺其歸附之衆以報捷是求之益急而自傷益多竭國以奉軍頓中以資外乃不識時宜書生無深謀遠慮者之談也故近日霍韜所論惟言邊鹽當復舊法一節則

是實事。臣嘗考之宣德正統間，天下鹽商盡在三邊輸納本色草料米粟，其價甚輕，而戶部並無收銀轉解之法，此所以邊粟盈多，邊儲益增，而天下鹽價亦賤，中外咸受其利，所以三邊安固，而居民充實。自弘治初，徐溥在內閣，葉淇為戶部尚書，因與揚州鹽商至親，遂改此法，以致中國鹽貴，而年例之銀，盡歸邊官，其三邊屯糧糴料，為之大耗，臣嘗建言於災異本中，而韜之所訪，則與臣合，為得其實，今日所欲議擬興修，莫有大於此者，而復之亦有漸，則在戶部得人

計處而已，

進沿邊事宜疏　沿邊事宜

切見今邊事，獨勞　聖慮，本兵効職之人，承部事廢弛之後，百責填委，一時管照不及，如整理四鎮之規與區處糧料之法，尚不得講求，臣切憂之，進日撥冗於部事之暇，反覆討論，而後得其說，乃將四鎮事宜列為七條，甘肅事宜，亦列為五條，如前備照式樣進呈以便　聖覽，

計開

一宣府滴水涯軍士，既聞皇上憫其饑寒，卽大服其心矣，不逞之徒，已不敢放

肆蓋雖欲放肆而號召人不動也。非都御史劉源清奏請處治似當一聽都察院所擬蓋操縱寬猛之道自當如此。一榆林自米脂以西涉沙而行車不可進驢騾負載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十餘日驢騾自負草糧已重其負官糧不能數斗惟延

不能卒至惟當就近以漸轉輸

慶二府差近今年幸得頗有收成不可不預先多糴以備轉運也不然西安鳳翔各府雖積穀如山誰能致之一寧夏地宜五穀又有魚蒲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俱爲害獨此處爲利偏關軍馬不多供給在

本省易措二鎮本色頗不難得而所患在歲支不敷不可不及時接濟也　一遼東錢糧土廣人稀最宜行營田之法副衆以下軍馬不必先聚城中以資私役宜令各擇肥美地據形勝立軍營就將所須各馬常川駐劄分地而耕有警則聽調截殺閒暇則就近耕作兼便牧馬所開地土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鎮城寢室也各營基布門戶與通行之路也不守外而惟寢室是守不亦拙乎聞李承勛先年至遼之初將前地方每報達賊直犯官路

搶擄人畜。因行邊至與水故縣。見地皆肥美。乃擇黑莊寨等處。立三大營。調防路之兵以居。令其儘力開耕。一年之後。三營之軍遂富。而大路之寇亦絕。又瀋陽十方寺地尤美。而臨邊有山。達賊每登高以望而捕我農人。遂以墻包山。山頂立一大臺守之。瀋陽米價至今爲之賤。營田之法。兼耕與守。比之屯田尤便於軍。小試則小效。大用則大效。竊恐宜大寧夏或皆可行也。一宜大二鎭地方事體大畧相同。有收則米賤難賣而病農。無收則米價湧貴而病官。又有世

家豪商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撒放於農而秋成倍收厚利低價預買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官軍窮困之根實在於此若官庫有銀趂熟糴買則小民無求於彼而撒放之弊可清官倉有糧按月支放則窮軍無求於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

一諸鎮土俗雖不同總而論之必須預先會計每鎮一年主兵糧料草束賞賜總數大約若干歲入之數較與不敷又計每歲添若干以備客兵之用又計處每歲積若干以備三年之用 聖慮方可少寬又積之如

弘治年間，每鎮積糧至一二百萬，草料倍之，馴至有九年之積，則太平萬萬年之基業也。

一蔡天佑在大同甚得軍心，亦素有謀畧，但歲久必須更替，宜優遷之以荅其累歲之勤勞，瀕死之苦，其代之者，聞衆議馬卿，先在雲南經過戰陳，頗有氣節，亦善謀畧，且水土所宜，似可用也。

右四鎮事宜

一今日士大夫忠於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為慮，究其為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屛，是非今日所能遽舉也。其曰但宜塡實肅州，以漸料理，則為一

時不易之定論然經理甘肅當自蘭州始其詳見後項各條中

一甘肅糧餉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屯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璽書而行責任頗重昨總制衙門自悔不當奏革以爲避攬干計廢專管之官令分巡攝之則督催將不能如向之嚴規畫將不能如向之密稽考出入將不能如向之備設使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公務不廢巡歷則攬納之人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

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畧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可也

一河西一綫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安鳳翔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於破家後遂改為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俱是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舍人等令其趂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奸輸納復有守候加耗之苦況銀入貧軍之手收買難遇催徵有期少加督責率多逃避是所以養軍者反為累軍者也此舊日和買之

為害也。一目前軍餉全賴前項和買難以一旦遽革必須畱之以漸合自嘉靖八年為始每歲户部於歲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於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折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斗蘭州地方商賈輻輳開價既高糧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以漸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勒軍買之獘政可除矣。一和買既免自後每糧一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銀每石值銀一

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値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三法軍士在西者令換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給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東也軍士在東者令轉搬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粟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轉運之法或借倩閑遞運之閑軍則官給之口食或雇甘肅之車腳則官酬其腳價是又於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

右整理蘭州以實甘肅事宜以上各項事宜乞傳下戶兵等部云云昨邊境錢糧雖着戶部補給似當令吏

部選委一二人前去經畧，乃見實事。其甘肅哈密事體，看來只當以積糧為主，但中間用人舉法，事貴會處。係戶兵二部，還可會同吏部都察院議擬來說。此實安邊至急之務，不可緩者。蓋我

朝官制分屬各部，每事互相牽制，往往為之掣肘失事，所以必得

聖明獨攬其綱於上，然後事事可振舉也。

申明考察疏　考察

神廟時每遇考察閣部互為水火要之此事內閣自不應干預以掣

臣查得舊例，三年考察，該吏部會同都察院，審據天下來朝官及撫按合干賢否揭帖，其好惡有力負緣

者本部又行訪於六部九卿等衙門所聞分別等第（都院之附）

奏　請黜陟　命下之後科道官仍查應黜未盡者

會本彈劾吏部斟酌去留取自　上裁名曰拾遺然

已退人員即不復用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有等不才

官員往往頂投內閣每遇考察章上輒假以人才難

得為詞坐名　批着留用以致舉措乖張人心不服

遂有三年考察不過為吏部斂怨為內閣收恩之議

臣惟此弊雖緣輔臣不法亦是舊例未備之失誤留

者獨喜拾遺誤退者不與辯復豈不失之偏重乎臣

乃於去年正月初九日題申明禁約內開沙汰或有遺漏如先年之大疏既許科道即時劾奏議擬或有詿誤如先年之多枉亦許科道即時辯明則自今以後立法公平可行久遠已奉 皇上明旨臣民通知左右輔臣宜無有敢蹈舊習招權納賄如前者之弊但近日大臣之門亦已聞有浙江按察司某自知公論不容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昏夜微服叩首乞憐矣某之外其人尚多萬一 其計得僥倖苟免長士人奔競之風壞 祖宗黜陟之典蠧治召姦為害

不細本部考察題本以　郊祀畢日封進故不敢不預言也

論革冗官疏　　革冗官

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諭云生財之道以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今天下諸司官員比舊過多我　太祖初無許多後來增添冗濫宜致百姓艱窘日甚一日朕欲命卿會官查議裁革卿可盡誠布公爲　國思之待預論卿知可先說說欽此臣聞在昔聖帝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代天理物

為民立極不徙設也今 國家政令出自 朝廷五府六部則分職率屬而倡行之其在南京吏部不典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責兵部無調遣之行近者大臣率以無用老疾之人聽其在彼養老前代平津京供技虛糜廩祿甚非我 太祖之意故我 太宗文皇帝一齊守以總知衆務不宜通設九卿據司也近幾議初遷北京亦止權置二三行在府部官不全設也伊我末未能一如古制考諸古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洛邑惟命晉後漢唐傳邦止設京尹益從古已然今實所當釐正與凡在內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督糧督馬等官及王

府空閒官僚、因而省之、以補軍衛多餘首領。及非衛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司、下邑置丞。小郡添判。如斯之類、不可勝數、歲所費不下十餘萬。宗室祿糧軍士月米、為盈多矣、故自來有識之士。莫不建議裁減、獨以上下議擬不同、或溺於聞見。不覺隨事猶非、或畏難苟安、不能相時裁度、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自非我　大聖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獨慮及此、而力行之乎、伏願　皇上即以　聖意、明詔有司、會官廷議、各各備開建置

來歷、分別應否存留裁革省併、奏　請定奪、則官簡而費易供、選清而俗亦靜。所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者。正在是矣、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論廣西峒蠻事宜疏　廣西峒蠻

前者奉　聖諭及廣西事、臣以平日所聞、復參衆論、而得其說、請具陳之、夫廣西之蠻。種類不一、深入谿峒。與土官連結。依附郡邑。則皆良民。地甚沃饒。民亦淳厚。洪武永樂間、總兵官山雲韓觀、相繼為治、威信既孚、地方以寧、正統以來、蠻賊紛起、或數十人、或百

餘人竊伏道路，攔截江船，掩劫村堡，殺奪擄掠，以為常事，至攻掠城邑，亦不多見，況蠻賊時相仇殺，自傷亦多。是當時為蠻夷者，亦未甚得利，苟得安靜愛民之官，重信義，輕功利，以固守之，則民有生計，蠻夷兵將化為良民矣。奈何當事之人，既不求自強之道，又一切取辦目前，無志者招蠻賊以施犒勞之恩，有志者藉土兵以為勦捕之計，徵調頻繁，糜費無已。土官自是玩狎軍威，驕縱難制，往往治兵相攻，或潛通蠻賊，出沒為患，甚則陷城奪印，無異古之戰國，繼之以

屢次大征民困勢危十倍於前故爲今之計只當申諭總督大臣聽其就近自擇守令而重其任責以省刑薄斂減徭役勸農桑以厚生練民兵固村寨時聯望以相守以餉兵搗賊之費爲設險習武之資賊來互相援救賊去不必窮追而又簡任叅將守備等官責其巡哨往來以通客商沿江伐木以去險徹至於商舟搞軍之費徃年已有常規不必禁革惟戒其急

廣西用土兵亦是救急之計不如

情與夫尅剝而已其或與賊相遇小小勝敗不當深

一○慮○安○前○

究一一以付之總督官而不從中制則土兵不必頻調

賊計無所復施不出二三年閒吾民有安居之樂有能戰之勇自足以動蠻夷歆慕之心折土官强梗之勢然後正法令以治土官布誠信以來徭獞如是而猶有未服乃擇其一二稔惡者提兵取之以令其餘威德並行誰敢不服由是而興教化正風俗規中外以治廣西豈有不平哉但總兵大臣自擇守令一時未遽行臣思一咨似為可慮惟　皇上以此下之內閣作一旨令吏部行之卽沛然矣臣聞廣東與南韶郴永等處於廣西水土相宜地方附近故於各處蠻

洞事宜習相關見若就各處舉人監生中選其年力精敏節行可觀者州縣舉之巡守巡守舉之撫按即（前代貢舉設科皆行省就近銓選即此意也）會總督大臣按地方官員之缺量其才力所宜奏請於 朝下之吏部聽其劄付就彼給與冠帶分布各州縣或掌印或署事量與分例口糧而不給俸試之三年已有成效然後陸續起送赴部而實授知縣判官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其不堪者罷之則吏部聽選之官無不服水土之憂遠方不缺之員無經年曠職之累凡修舉一應事宜可朝出令而夕及於民矣唯

聖明裁之、

論大同事宜疏　大同邊事

臣在吏部數月詢訪民情尤以大同邊事爲急說者人人不同、蓋人情各畏身家利害、所以都不肯將鎮巡總兵等官眞情說破、及訪過數十餘人、始得其說、大同軍士不靖、特以貪官欲利身家、貪將欲便侵尅、故不肯加意一整理耳、所謂貪官欲利身家者、兵備等官、不肯隨軍紀功、止是大家聚在大同城中住過、但遇緊急聲息、只寫著數角文書、調遣一番人馬、各

城堡受禍都不計較只要不損所發軍馬則自喜以爲幸不失事免參提而已所謂貪將欲便侵尅者總兵等官不肯休兵養銳止以調集各城堡人馬攢操爲名每於無事之時只以接伏預備爲詞侵尅糧料之計各城堡良民驗操都不計較只要每月扣得數十軍馬行糧則喜以爲彀我侵尅可還債買官而已

爲今之計只在用人舉法計之當甚密行之當甚速令大同城中總兵參將遊擊各部下但係原調攢操各城人馬俱令照數發回就着各該城守備編入行

伍。自統領之。遇有小警。即公同紀功官員。親行督戰。不許在城坐視。賊來勢盛。則堅壁清野。俟其散掠而截殺之。平居禁戢軍士。不得騷擾。苟非臨鎮調兵不許擅自調集。如此則守備不致虛設。百姓不致怨嗟。地方保無他變矣。又大同止以攢操招各城堡。即因攢操調散以惹各路賊乘虛而入。人皆知之。所以隱忍不敢以告者。一則畏總兵官失花銷錢糧之利。一則拂守備安樂妻子之心。致其怍恨以生不測之禍也。但一旦散攢操之卒。又嘗爲處置分發。使之莫不

得所附見在亂卒。盡失所援。然後假沙汰老弱之故。將簡閱之。不出三月而大同一邊。帖然於法度中矣。臣以此說問李承勛。承勛謂其平日所聞。正是如此。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